

A Glass of Wine

By Toasterman/94Saturn

原作者 94Saturn 于 2009 年因 2 型糖尿病去世，后由 Toasterman 以致敬的方式于 2014 年重写/2022 年完结

第一章

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战士。当然，从来没有人称她为战士。无论是她的父亲，又或是她的母亲，也更不会是她童年时代的无数个战斗辅导员、教师或实验室技术人员。这个称号完全是她自封的。在她的思维方式中，战士是最好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尊重战士。

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会很容易，她也从未指望过会很容易。这毕竟是一场战争：一些怪物冲进你的城市，屠杀你的同胞，那么你就该对它们以牙还牙。

但明日香-兰格雷-惣流从未想过它会如此痛苦。她坐在厨房里盯着桌子，试图把幻象赶出她的头脑。这是一种仪式性的发生。每次行动都会带来自己的幻象--在她的身体上闪过的细小的突触麻痹和幽灵般的疼痛，这些都是与如此非人的巨大事物同步进行的思维落差。在她的第一次实弹演习中，她没有足够快地展开她的 AT 立场，一枚巡航导弹在她的躯干装甲上炸了一个洞。之后的一个星期里，她一直感受着胸口的伤口，在深夜里辗转反侧，试图让胸口停止流血。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，这是个大问题，但与此相比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
她穿着一件两年前的毛衣，是在她成长过程中买的。它太小了，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。她没有任何借口，但她迫切需要一个借口。事实是太尴尬了--她仍然能感觉到岩浆在向她压来。它的热量被 D 型装备减弱了，但她仍能感觉到它的重量。它让人窒息。毛衣对她的皮肤保持着持续的压力，这是真实的。它有助于克服这种幻觉，至少在她不关注它的时候。

前门打开的唰唰声传到她的耳朵里，但明日香没有抬头。她听到美里走进房间，高跟鞋敲打着木地板。她的上司和监护人把她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上，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。她痛饮一口，将一天的疲惫冲饮下去。

"嘿，明日香，"她说。"真嗣在哪里？"

"在学校做值日清洁。"

美里看着她的被监护人的手。"你想谈谈这个吗？"

(翻译注：原文"You wanna talk about that?"在英语语境里的意思其实是"你想抽这个玩意吗。"的意思，而且大部分时间指大麻。)

明日香在手指中翻动着香烟。说实话，她已经忘了这件事，也忘了为什么她一开始就拿起了

那包烟--在加持不注意的时候从他的桌子抽屉里偷出来的。她想她并不真的想要抽这个东西。为什么她一开始就偷了它？

如果她有更好的反省能力,她可能会注意到这根香烟的哭声。既然如此,她干脆把它放下了。

"我真的不想抽它,"她说。

美里走到水槽边,喝掉了她剩下的啤酒。明日香看着她,感到很困惑。

"你在做什么?"她问。

"去找些更带劲的东西。"她的监护人露出了笑容。"最近工作很辛苦。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。我觉得酒是个不错的选项。"

"我还没成年。"

美里没有从她翻找柜子的地方转过身来。"你每隔一周就去作战,明日香。我想你可以喝上一杯。"

"然后变成你这样?"明日香说。她看到美里的动作有轻微的迟疑,知道她的话触及到了美里的内心。这是个简单的回击。为了什么,这个女孩不知道,这是一个超越其琐碎影响的心灵成长的结果。美里看到了她的软弱,她理应为此受到伤害。

美里把两个杯子拿回到桌子上,倒上酒。"那就点上吧。"

"什么?"

"点烟。然后告诉我你感觉怎么样。"

美里抓起一根,点燃了它。她的第一口烟抽得又长又深。她平静地呼出一口气。

明日香,从来都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人,抢过打火机,照做。她把烟放在嘴边,吸了起来,一下子吸得太多。烟雾刺痛了她的喉咙,如细针般刺穿了她的肺叶。她颤抖着,咳嗽着,把烟头踩灭。

美里轻哼了一声。"感觉不怎么样?"

"很不好!"

"是的。"少佐把她自己的烟灭了,然后把一个杯子滑过桌子。"我会用你的一个坏习惯换另一个。成交吗?"

明日香什么也没说。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,部分是出于好奇,但主要是为了让烟从她的喉咙里出来。这酒确实起了作用。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,从烟灰到酒的果味。这是她所期望

的更饱满的味道--这是自童年以来被碳酸甜水所影响的味觉的缺点。

"喜欢吗？" 美里问。

明日香耸了耸肩。"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这样。"

"你看起来可以用它[来消除压力]。" 美里咧嘴一笑。"谁说我一定有什么目的？"

"我说的。"

两人默默地坐了很久，喝着酒，看着一切，除了对方。在安静中，明日香又开始意识到在她周围合拢的幻象。一只手下意识地放在她的肩膀上。

"你感觉到了压力，是吗。"

明日香抬起头来。"你说什么？"

"所有这些热量，在火山腹中。" 美里在她的酒杯边上看着她。"你仍然能感觉到它，是吗？逼近、窒息、淹没并把你拖下去。你在下面总共呆了 23 分钟，在其中的每一个瞬间，你除了感觉到整个世界的重量试图压垮你之外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"

"就好像你会明白一样。"

"但我没说错。" 美里指了指她的公文包。"那些文件并不是摆设。我真的读过它们，而且我实际上被告知了你的精神状态。你知道的，在过去这一个月亲身经历之外。"

突然间，这件毛衣一点用都没有了。明日香盯着桌子，感觉到对她的肉体再次产生的压力。这种感觉就像海滩上的海浪一样来回流动。在平静的时候，她对它的神经突触是如此之沉寂，以至于她几乎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而现在当它们的到达了顶点，她又感觉自己如鳗在喉般窒息。

美里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说话。"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？我是说，我可以猜到，但我没那么厉害。"

换做其他人会认为这个问题是反问句，然后等待进一步的解释，但明日香没有。她已经猜到了。

"真嗣，"她说到，迎着少佐的眼睛。"他也在下面。"

"他没有穿防护服。如果你认为那是痛苦的，想象一下他的感受。除了你所有的幽闭恐惧症和窒息一切负面感觉，他的报告中有其他你感受不到的东西，那就是他的皮肤被活煮掉的感觉。" 美里又喝了一口。"显然，它来去匆匆。所以这很有趣。"

明日香没有理会这个讽刺的倒钩。"而你想让我做什么，帮他一把？"

"这有那么可怕吗？有时人们会互相帮助，明日香。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。你不是一个孤岛，尽管你希望自己是。"

"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孤岛。"

"你想让我拿你的心理报告吗？直接从你嘴里说出大量的证据。关于自己生活和为自己思考的东西，以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需要别人的东西。"

"我从来没有说过！"

"我很肯定那是你八岁时说的一句原话。"

"不管怎样。" 明日香从桌子上站起来，拉紧毛衣，以度过下一个心理浪潮。"我不需要真嗣。"

"我不是说你需要他。我怀疑他也不需要你。你们两个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。"

最后一句话让明日香停下了脚步。她转过身来。"他在什么世界里是自给自足的？"

美里从杯沿上扬起眉毛。她知道她的话击中了要害，以牙还牙。明日香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而这一意识激怒了她。

"解释一下吧，"她说。

"他会做饭。" 一只手在厨房里挥了挥。

"别转移话题。"

美里失去了她的挑逗心态。这是一个短暂的变化，眉毛在尖锐的目光上方变硬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这是她在插入栓与指挥台通讯中的表情，这种表情伴随着关于 AT 场和蓝色图案的呼喊。最重要的是，那是明日香在这个厨房里从未见过的表情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启示。

"明日香，碇真嗣独自生活。我知道那是你渴望的东西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孤独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。他变得自给自足是出于需要而不是想要，而他用他的自给自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周围的人。" 她举起一只手。"先别嘲笑。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嘲笑即将到来。"

"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。"

美里用摊开的手指在桌子上做了个手势，就像一个想做大量强调而却没有明确重点的手势的人。"真嗣到这里来，在一场他从未听闻过的战争中战斗，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从那时起，他就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。他已经参加了六次单独的战斗，其中三次你都在场。"

"他是个 EVA 驾驶员。那是他的工作。"

"不，那是你的工作。你并不了解情况。三个月前，碇真嗣还是个孩子。他把时间花在读书和拉大提琴上，尽力做个孩子。现在他在这里，做着你做的事情，就像你做的一样--"

"他没有！"

美里举起了她的手。"关键是，他已经在六个不同的战斗中把自己的生命付之于不顾。但除了我之外，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赏。有些人会把这称为英雄，特别是差点死在火山里的这些人，却被某个人所救，毕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可以让这些人被压死的。"

明日香皱起了眉头。"你命令他下去的。"

"我没有时间命令他下去。你的电缆断了，他就在那座火山里。没有任何犹豫。我甚至还没有做出决定。说实话，我可能告诉他要忍住。一架福音战士，对这个组织中的一些人来说，打败一个使徒的损失是可以接受的。"

"你骗人。"

"我不在意你相信与否。" 美里向后靠了靠，把她的酒搂在胸前。"我知道这一切都没能真正得到理解。你是十四岁，我是二十九岁，所以默认我是各种错误。但当你冲向你的房间的时候，帮我一个忙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好吗？"

明日香嘲笑道。她做出了她能做到的最德国式的嘲笑，然后跺着脚回自己的房间，试图忽略她的监护人所说的事实。

((()))

碇真嗣回到家，看到的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。他的三个室友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都紧锁房门，剩下他一个人在客厅里徘徊。他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并以最碇真嗣的方式，开始认为这是自己的错。

他在客厅的桌子前坐下，拿出他的书。出于长期的习惯，电视一直处于关闭状态。由一个教育家抚养长大的他学会了专注，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，他有一个倾向，那就是抹去分心的东西。此外，电视是一种被动的活动，而如果说过去的一周教会了他什么，那就是被动地让痛苦进来。

当这种感觉不知从何处产生时，真嗣愣住了。他放下铅笔，把自己撑在桌子上。思考着痛苦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它。他等待着，然后它来了。鬼火冲上他的手臂，穿过他的胸部。他的呼吸消失了，他咬紧牙关，扼制住喉咙里的呜咽。在这种痛苦中，真嗣想知道他还要忍受这些闪痛多久。他手臂上的假性骨折花了一个星期才消失，而他第二次出动时的胃痛在几个星期前才消退。

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？再过一个月？或者这将是永久性的？他还能在偶尔以为自己着火的

表面神经下生活多久？

这一刻过去了，他靠在墙上，闭着眼睛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除了呼吸之外，几乎没有其他意识，完全集中在调节上。他所有的朋友都在冲绳，而他却被困在这里，他的皮肤让他“假性燃烧”入近乎癫痫的状态。

他的呼吸平静下来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他的一个室友站在他面前。他的膝盖抽搐了一下，砸到了桌子的底部。新的疼痛。

"明日香，"他说，揉着他的膝盖。"你站在那里多久了？"

第二适格者耸了耸肩。"大约发作了一半的时候。那是什么鬼东西？"

"没什么。"

"嗯哼。"

明日香打开电视，在他旁边坐下。这是她可能坐在的最糟糕的地方看电视，因为她必须透过他的头才能看到它。真嗣立即怀疑起来。

"我们需要一个沙发，"她告诉他。当他没有回应时，她继续说。"一直坐在地板上真的很烦人。"

"我很抱歉。"

明日香瞪了他一眼。那是一种总是作为愤怒的德语辱骂的预兆的瞪眼，也是一种他领教过的瞪眼。"你真的是我认识的最低气压的人。"

"我很抱歉？"

"Gott im Himmel。" 明日香吸了一口气。"我知道你皮肤的事，好吗？我也有同样的事。至少是类似的事情。"

真嗣不确定他应该用这个信息做什么。"好吧，"他说，在他最好的尝试中说些什么。

明日香继续说。她挑了挑她面前的桌子，避开了他的眼睛。"我觉得我被窒息了。"

"好吧。"

"有些时候，它就像我--" 她停了下来。"听着，你也有这种感觉吗？因为如果你没有，那么我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。"

"我确实感觉到了。我有。"

"因为真的，我不需要谈论这个，你知道。"

"当然。"

"我可以把你留在这里，和你沸腾的皮肤，去做一些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完全可以这样做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你。"

"好吧。"

她的指甲划过他的物理书，挖到了书脊的凹槽里。他们俩都默默地看着它。

"你考得怎么样？"她问。

真嗣吞咽了一下。"足够好。"

"你得了个 C。"

"是的。"

明日香的手指走到了尽头，敲了敲封面，又缩回了拳头里。"谢谢你，"她说。

真嗣眨了眨眼。"嗯？"

"谢谢你，"她说，仍然没有看他。"为了那座火山。你没有必要那样做，但你做了。所以谢谢你，我想。"

碇真嗣这一刻知道了大脑断裂的感觉。在她可以说的所有事情中，这无疑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。

她出乎意料的感谢打破了他们谈话的神秘感，其中的秘密对他来说突然变得清晰起来。明日香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表示同情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信息。他的左手决定要放在她的肩膀上，但他在半路上阻止了它。很明显，他的左手已经他妈的失去了理智。不过，它还是停留在那里，悬浮在空间中，介于拥抱和击掌之间。

"也不要说什么。我不需要任何回报。" 她向后靠了靠，倒在他的胳膊上。有一分钟，他拉住了它，但明日香岿然不动，把它钉在墙上。"在那里很好，"她说。

"什么--"

"闭嘴。"

真嗣闭嘴了。他们坐了一分钟，她的手放在膝盖上，他的手插在她身后，沉默被电视里叽叽喳喳的广告声填满。真嗣开始不自觉地意识到他的手在哪里。最后，他把它放在她的肩膀上。这不是一个拥抱，但它是他敢于接近的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在绫波丽公寓里

的那个可怕的时刻--被压抑的记忆的闪现，苍白的肉体 and 红色的眼睛盯着他。

明日香闭上了眼睛。“我打赌你真的喜欢这个，”她说。

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他想，但还是闭上了嘴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他坐着，感受着手臂上的针刺，看着她的脸。由于她闭着眼睛，他实际上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毫无顾忌地看着她。她的表情很平静，他觉得她比他更享受这个过程。也许是手臂给他带来的痛苦让他难以专注，他猜想。

然后她的表情变了。她的双手紧紧抓住毛衣，咧嘴一笑。真嗣不确定那是什么--也许是真正的同情，也许只是他们同步训练的残余联系--但他觉得他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她再次感受到了痛苦，就像他一样。

“疼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”明日香看着他。“你不要再说话了。你明白吗？”

真嗣点了点头，尽管他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。当她靠在他身上时，他得到了答案。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，现在这肯定是一个拥抱。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除了她头发的香味外，他什么也闻不到。她的肩膀钻进了他的肋骨，他在周围晃了晃，适应了。

“明日香--”他开始说。

“我刚才说过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她的身体完全绷紧住，她的手臂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体。真嗣终于让他的手臂放松到怀里，她没有踢开他。试探性地，他把另一只手臂绕过来，把手指绑在一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意识到他在抱着她，整个情况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疯狂。

但他没有动。他默默地等待着她的疼痛消失所需的 10 分钟。当她终于动了，他把手从她的身体上拿开。

第二适格者站起来，低头看着他。“不客气，”她说，然后走到她的房间。他听到门在她身后关上，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
“谢谢。”碇真嗣说，对着空气喃喃道。

((()))

作者注：这是由 94Saturn 改写的故事，也叫《一杯美酒》。这是我在 13 岁的时候读到的一个故事，是这个故事让我开始写粉丝小说。也许是一般的写作。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，可以让一个年轻的 EVA 粉丝了解到写他最喜欢的系列的想法。它是历史悠久的伊娃故事的

最好例子，就是真嗣和明日香相爱的故事，整个世界在胎天使之后的某个时刻就暂停了。它是无意义的 H 文和恋爱文的基石。无厘头的约会场景，大量 OOC 和无厘头的角色发展。我认为所有可以约会的人物到最后都会约会。这是一个真正喜欢写的人写的故事，很多人显然都有这种感觉。它是一部被广泛阅读和评论的小说，在粉丝中有着深厚的根基。

由于 94Saturn 在 2009 年的意外死亡，它也不幸地没有完成。他在社区里有很多朋友。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，而只是一个读者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为之感到悲伤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是对让我进入写作的故事和人的致敬，也是对在深夜阅读卡通人物的古怪故事中度过的童年的一封情书。

如果这些对你都没有意义，这是一个关于明日香、真嗣、年轻的爱情和大量阴险的碇司令阴谋的故事。请欣赏。